

# 龙凤赤子心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第一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合肥

# 龙凤赤子心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第二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合肥

# 龙凤赤子心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第三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合肥

# 龙凤赤子心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第四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合肥

龙凤赤子心(全四册)

【台湾】卧龙生 著

---

责任编辑:欧子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阜阳印刷总厂

开本:787×1092#1/32

印张:32

字数:700 千字

版次: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1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1380-7/1·1277

定价:34.8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内容提要

幼小的洪子广，不知自己本是玉龙门的少门主，也不知玉龙门是当今武林的第一大派，更不知家门在一夜之间突遭袭击而亲离门散，只知听母之言落居荒野。

他外出寻柴，风雪中迷失方向，跌落万丈山崖。

崖下巧遇武林圣地——佛谷洞，洞中八年练成旷世绝学——子午神功，并偷学冷门“正反两仪剑法”。

天灾降临，洪子广因祸得福，逃离佛谷洞，千里寻母。

风陵渡大展伸手、石门关义救六君子、凌云庙大战冰谷四残、西北流沙勇斗神龟、孑身独闯冰谷锁龙七绝庄、红木堡重创番僧，种种世事，他都迎刃而解，但面对另一“佛谷”传人时，他失去了……

两个记忆世界，一对孪生姊妹，让洪子广醉生梦死，聪慧温柔的朱研岚、灵巧泼辣的朱研双、正义痴情的冷玲，让洪子广领略了人世的快乐。

雪，压断了枯藤老树……

冰，凝住了流水荒丘……

这已经是腰鼓频催的岁寒时节了！

渭水，带着人间诉不尽的哀怨，在坚冰之下呜咽……

抱犊峰，似是历尽辛酸见白头，层层积雪紧压着它，在凛冽寒风里，颤抖、凝佇……

这儿，白茫茫一片雪，荒凉沉寂，越显得寒风号啸，渭水呜咽！只余下偶而传来一两声深山崩雪的巨响。

夜深天寒！四野朦胧！抱犊峰麓，渭水之滨，纵横数十里，罕见人迹！

然而，顺着呼啸的北风里，竟传来“轧轧”的机杼声！

在这深冬寒夜，而又荒无人迹的水滨山麓，何来机杼声？

循声搜去，原来在抱犊峰下，一片竹林深处，竟巍然独立着一栋明暗三间的小小茅屋，机杼之声，正是从这茅屋中传出！

这“轧轧”之声在这天寒地冻、人兽绝迹的深夜里，显得

格外清晰可闻，传出去很远……很远……

斯时，斯景，渭水之滨，朔江而上竟然奔来一条全身雪白，疾逾飘风闪电的人影，如果不是这人影偶而停步张望，就凭他的这一身白雪也似的衣襟，在这银装粉砌的雪夜里奔驰，谁能发现得了他？

这人影，听到了“轧轧”机杼声，略一停顿，辨别一下方向之后，立即展开武林罕见的绝妙轻功身法，扑奔竹林深处，来到那小小茅屋的门前，向内窥视……

在那明暗三间的小茅屋中，东头一间茅屋里，点着一盏油灯，豆大的一颗火苗，不住摇曳。

灯下，摆着一架织布机，织布机的那面，放着一张铺着寝具的藤塌！

织布机前，坐着一位徐娘半老三十岁左右的少妇，荆钗布裙，端庄高贵，神韵之间，微显得有些不可言宣的忧愁，眉目之际，却依然明艳照人，虽是布服粗裳，无掩于她那一副与生俱来的娇容，现在，她正在素手抛梭，忙着织布！

藤塌上，盘膝坐着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幼童，双手掌心向上，平放在膝盖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似是老僧入定！

藤塌前的小几上，插着一枝点燃的线香，香烟袅绕。

这孩子，头梳双丫髻，眉目如画，齿口唇红，胖胖的脸蛋，白白的皮肤，长得与那位织布少妇一样，一身干干净净的，煞是惹人疼爱！

那少妇，虽忙于织布，但犹不时地偷眼注视一下孩子面前的线香，这时，香已堪堪燃尽，她轻吁了一声，道：“广儿！好了，下来活动活动筋骨吧！”

辞色之间，对那孩子有着说不尽的爱……



这当儿，她竟暂停机杼，一双美目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爱儿！

那幼童依言纵身跳下藤塌……

少妇见状，微显愠色，语音亦略显颤抖，道：“嗨！广儿，你刚刚打完坐，就这么蹦蹦跳跳的，看你岔了气怎么办？”

话完，微微喘息，并轻咳不止。

孩子三步两步，扑到少妇身边，仰着一张红馥馥的小脸，睁着一双又圆又大、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看着少妇，一面用他那白白胖胖的两只小拳头，替那少妇轻轻地捶背道：“妈！您又咳嗽了，早点睡吧！别织布了！”

少妇娇靥含笑，无限慈爱的看着幼童，玉手轻抚胸前，略平喘息，然后螬首微点，遂转过身来，双脚离开了织布机的踏板……

此时幼童已将那白白胖胖的小手，移至少妇脚前轻轻揉摸，并道：“妈！让广儿给您揉揉！”

一边揉，一边天真地问道：“妈！好些了吧？”

此时，少妇那原本忧愁的神情中，瞬即掺入了一种惨淡而又欣慰的神色，俯身将幼童紧紧地抱在怀中，把她那张略显苍白的粉颊，紧贴在幼童那如盛开玫瑰一般的脸蛋儿上，嘴角微微抽搐，双眸泛红，两颗大大的泪珠，缓缓从她那大有神的两只眼睛里，“噗噜……”掉在孩子的脖子上。

同时，唇角抽搐，像是非常激动！

她那晶莹的泪眼，更是一滴……一滴……又一滴。

幼童从少妇的怀抱里，挣扎着扬起小脸，神情惶急地看着少妇，一见她那副凄楚的神态，黑白分明的大眼也随之泪珠滚动，咽声道：“妈！您又哭了，都是广儿不好，惹您伤心！”

少妇低头看到爱子那一种惶急之情，听到爱子那几句天真纯朴的话，心里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我不能够让孩子幼小的心灵里，老蒙着一层哀怨的阴影，我不能够让孩子生活在悲痛的环境里！”

于是，她急忙从衣襟止取下一方系着一只“翡翠玉蝶”的罗巾，先给孩子擦了擦眼睛，然后，又在自己眼角上，轻轻揉了一揉，拭去盈盈欲坠的珠泪，压抑心头哀怨，强扮笑容，道：“傻孩子！妈几时哭了？妈不过是被灰尘迷了眼睛！”

幼童竟信以为真地破涕为笑，双手抱着母亲的脖子，道：“妈！快点，让广儿给您吹吹！”

少妇见爱子如此的活泼天真，心里感到无限安慰，但这并不能抑止她那深藏心底的忧悒之情……

为了不使爱儿失望，遂又强展笑容，将一双本来很大的眼睛，又睁大了一些，就着幼童的小嘴，笑道：“好！就让广儿给妈吹吹！”

孩子果真双手捧着母亲的脸颊，小嘴对准少妇的眼睛，轻轻地吹了几口，这才拍拍小手，道：“好了吧？妈妈！”

少妇紧抱着幼童，在他那如盛开玫瑰似的嫩颊上，深深地吻着，道：“乖孩子，妈妈好了，广儿真是妈妈的乖孩子！”

她一面却揉弄着方才用来擦眼的那一方罗巾，眼神睨视着那只“翡翠玉蝶”，这“翡翠玉蝶”跟她想是大有渊源！不然，她为什么忽然又在黯然伤神哩！

这时候，孩子看到母亲又在发怔，便道：“妈！你总咳嗽，明天不要织布了吧，织布好辛苦哟！”

孩子说完这句话，歪着小脑袋，想了一想，同时，用眼睛瞄了一瞄摆在墙角的那把劈柴的斧头，在他的小心眼儿里，

暗地里作了一个决定，接着又道：“妈！你不要织布了，广儿想法子赚钱养活您！”

少妇骤闻孩子的话，陡感心情一震，眼眶瞬即一红，遂又急忙把几将夺眶而出的热泪忍住，佯怒道：“胡说，你只要用功一点，比什么都强，以后再不许说这种话。”

幼童见状，将一张小脸急得通红，紧紧贴伏在少妇的胸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妈！您别生气，广儿下次再也不敢说了。”

幼童的几句话一听入少妇耳内，她心里不但不感到欣慰，反而传来阵阵刺痛，一股凄楚悲切之感油然而生。

只见她双眸之内泪光浮动，如不是她急忙用衣袖将夺眶欲出的泪水拭去，怕不又是珠泪滚滚。

她一面拭去浮动泪水，一面用玉手轻抚着幼童的头顶，爱怜横溢的说道：“这才是妈的乖孩子！……”续道：“天色已不早了，你去睡吧！……”

边说边牵着幼童，步向藤塌，又道：“广儿！过年的时候，妈带你去舅舅的家玩！”

幼童瞪大着双眼，看着少妇，问道：“妈！您总是说到舅舅家去，舅舅究竟住在哪儿？”

少妇不加思索的说道：“在……”

她“在”字出口，未待道出下文，脸色悠变，沉声道：“等过年的时候，妈带你去就是了。”

说完，已为幼童脱掉衣裳，让幼童先自睡下。孩子心无杂念，倒在床上，不一时，便已睡着。少妇眼望着爱子睡着，遂又走到织布机前坐下，开始织她那尚未织完的布匹。

夜静更深，她耐着严寒，一梭一梭地赶着织机上的布，一阵阵狂风像忍不住这种寂寞与奇冷，无忌地狂呼咆哮！吹

得窗纸“噗啦！噗啦”地响。

一股狂风，吹进茅屋，吹熄了几上的油灯，吹停了“轧轧”的机杼声。

紧接着，茅屋中传出一阵娇咳与轻喘……

此时，窗外偷窥之人也不由被这寒冷的狂风，吹得打了个寒颤，同时，他也被这幕人间的至情至爱，深深地感动，回转身形，依旧施展绝妙轻功身法，疾奔到竹林之外，才站定身形……

这人，难辨男女，但见他双眸精光闪烁，隐布泪痕，低垂着头，幽幽地一声长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违命不义；残害这相依为命的母子，则又不忍。唉！我还是急流勇退，远离这场恩怨是非吧！”

说完，掉转身形，飞渡渭水而去……

然而，他没有想到，他虽然是能够“急流勇退”，心存仁厚，但那主使他来的人，岂肯就此甘休？……。

启明星，带来了又一个黎明！

天际云层更厚更浓了，彷彿即将要塌下来！

抱接峰——更白，也更“胖”了！

渭水——冰层结得更坚、更厚，冰层下的流水声，微弱得像是在呜咽、低泣。

雪——弥漫宇宙，白茫茫地估不透多厚、多深！

雪此时已经停了，然而北风却发狂似地吹，而且是更凛冽了！吹得雪花飞舞，气候反而比下雪的时候更冷！

风雪交加中，一条矮小娇弱的身影，冒着寒风，踏着皑皑白雪，佝偻着身躯，蹒跚而缓慢地一步、又一步，爬上抱犊峰！

隐约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条矮小的身影，背负着一柄斧头，一条扁担和两根绳索。

在这种大雪封山的严寒天气，鸟兽绝迹，他背着斧头绳索，冒雪登山，为了什么呢？着实令人费解！

雪迷山径，无路可觅，这矮小身影，对抱犊峰地理形势，并不熟悉，只是佝偻着身体，慢慢地往上爬！

此时他正爬近一条深逾百丈，宽达数十尺的绝谷边沿，只因为大雪弥漫，视野朦胧，他并不知道行径奇险？

依然一步一步地，朝向绝谷边沿的树林爬去！

正当这矮小身影爬上这绝谷悬崖的时候，蓦地里，一阵狂风大作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碗口粗细的枯枝，带着重逾百斤的凝水积雪，堪堪坠击在这矮小身影之前不到一尺的悬崖边上……

深山积雪，大声呼唤都足以造成积雪崩塌的巨变，此时在这悬崖边沿虚积达十余尺深的浮雪，怎经得起一击之威？

霎时间，“轰”的一声惊天巨响，浑如奔雷怒击，山崩地裂，白茫茫的积雪，顿若惊涛骇浪，沿着悬崖，汹涌直下……

在这震天巨响中，竟夹杂着一个幼童骇极狂呼的声音，大叫道：“妈妈……”

那声音，如巫峡猿啼，杜鹃泣血，凄厉悲惨之极！

然而，却是那么短促，恰似星跃长空，一闪即灭！

抱犊峰积雪崩塌的这条绝谷，在当时极负盛名，被称

为“佛谷”，原因是在百丈深的谷底，有着一桩可望而不可及的奇景……

那奇景，乃是一株寿逾千龄的古松，虬枝盘结，形似我佛如来的坐像，佛头佛臂，宛然塑就的一样，是以，被称为“松佛”！

“佛谷”之由来，亦以此而得名。

更奇的是，这谷中在这种大雪封山的日子，竟是温暖如春！

幼童随着积雪坠下，正好坠在那棵松佛上。

此时，在这座古松盘结的佛像怀里，昏迷沉睡着一个幼童，一只全身雪白的小松鼠，摇摆着一条银鞭似的长尾，伏在幼童的心窝上，嘴里不住地“吱吱”轻叫。

幼童昏迷如故，他根本就没有醒转的迹象！

小松鼠从幼童的心窝又爬到幼童的脸上，伸出一条鲜红温软的小舌头，在幼童的嘴唇、鼻孔、眼睛之处，舐来舐去！

蓦地里，幼童打了一喷嚏，悠悠醒转，两颗大大的泪珠，沿着两颊，坠了下来，他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白胖的小脸上，余悸犹存，频频哭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他，压根儿不知道有一只雪白的小松鼠，正闪动着一对金黄色、而又满含善意的小眼睛，伏在他身上，怔怔地看着他！

他在伤心饮泣不已的时候，小松鼠便伸着舌头，轻轻地舐食他面颊上的泪珠，偶而，也舐舐他在揉眼的手臂！

他这才发觉了，一个翻身，从松佛怀里坐了起来，双手拭净泪痕，打量了一下自己存身的环境……

抬头，是高不可攀的百丈绝壁！

低头，是一片芳草如茵的谷底，自己正坐在两尺多高的松树枝上，而这松树枝，竟然浓密柔软，像是坐在母亲怀里！

他觉得很怪，暗忖道：“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的呢？”深思一会，才恍然而悟。

他想到自己原是随着悬崖雪崩而掉到这绝谷里来的，那种惊心动魄的巨响，到现在还令他心悸！

他想起自己本是到山上来拾柴火的，只是，他不知道大雪封山的时候，会拾不到柴火，更不知道，会发生这种巨变。

他想，妈妈现在也许正在找我！

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掉下来就会“睡着”的？

摸摸身上，没有伤痕！

看看地下，很平而且不太高，可以下去。

现在，他只是静静地想着怎么回去？

他原是一个秉性坚强的孩子，虽然他很思念自己的母亲，也很害怕自己出不了这片绝谷！

除了刚刚苏醒的时候，曾经哭着呼喊“妈妈”外，现在他已经不哭了，他知道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！

他四处打量，想找一条可以爬上山去的道路，可是，他失望了，这一片绝谷，一眼望过去，竟是四壁光滑如镜，除了半腰之上，有着积雪以外，绝无道路可循。

他觉得有点饿了，摸摸口袋，还好，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冷馒头依然存在，便拿了一个出来，低下头慢慢地啃着！

那只雪白的小松鼠，在幼童醒来时已悄悄溜开，现在却又爬到他身上来，捡食他怀里的冷馒头屑，而且吃得津津有味！他觉得很好玩！

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因而他觉得小松鼠好玩的时候，便抛开了一切心思，专心地逗小松鼠玩。

小松鼠也实在逗人喜欢，全身雪白，火眼金睛，比平常的松鼠略小一点，而且，他很友善，毫不“怕”他！

幼童逗弄着小松鼠，小松鼠惹人喜爱地在他身上爬上爬下！

幼童忽生遐思，他想：如果将这只小白松鼠带回家去，妈妈一定也会很喜欢它，因为，妈妈本来就很喜欢照顾这些小动物的。

同时，妈妈一定也会替这只小松鼠盖一间小房子，就像家里那些小鸡小鸭小猫小鸽子住的小房子一样……

那是多么舒适、漂亮、安全的小窝巢啊！

他，沉醉在遐思之中了……

遐思之中，他觉得应该给这只小松鼠取个名字！

他记得家里的小花猫叫阿花，小黄狗叫阿黄，那么这只小松鼠该叫阿白！小松鼠这么小，应该叫小白才好，小白是个多么好听的名字！

他半闭着眼睛，喃喃轻呼道：“小白！……”

蓦地里，一声“吱吱”尖叫，将他从遐思中惊醒过来……

他循着这一声尖叫，放眼望去，目光到处，心里登时大吃一惊，只见那只小松鼠“小白”，不晓得在什么时候跑到松佛下面去了？正被一条姆指粗细，身长三四尺，背上闪动七条金线的红蛇，紧紧地盘绕住，一颗茶杯大的三角形蛇头，正吞吐着血红的蛇信，圆睁着两颗黄豆大小、精芒闪闪的蛇眼，紧盯着小松鼠，一寸一寸地，扑向小白的咽喉……

小松鼠露着惶急惊骇和求救的眼神，不时地看幼童一



眼，嘴里“吱吱”尖叫不已，两只前爪，拼命抵住蛇头！

他一面从树上爬下来……一面高声对松鼠说道：“小白！你别害怕，我来帮你！”

他是在松佛怀里，距地不高，用不着怎么费劲，已经跃下松佛，飞快地走到鼠蛇缠斗之处。

他略一审视，也不管什么叫做危险，伸手捏住红蛇长尾的末梢，用力一抖，由于事出突然，红蛇竟被抖得笔直，倏地，一点白色弹丸似的东西，凌空飞起……

接着一线红影，平直飞出，没入石隙之中……

说险，也是真险！这条红蛇，原是蛇类中最毒的一种，名叫“金线赤练”，毒性更比普通赤练蛇厉害数倍，无论人畜，只要被他咬上一口，万无生理！

而且这条金线赤练蛇，已是百年之物，渐具灵性，他不应该受制于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子，只因他今天所捕获的这一头小松鼠，乃是他最大的克星，久已蓄意捕杀，今天好不容易，趁着小松鼠与幼童逗弄的时候，出其不意，缠住了小松鼠，他竭尽全力，意欲噬杀小松鼠之后，为自己先除大害，再去找幼童的麻烦！

他万万想不到，幼童竟是悄没声地掩至跟前，而且一出手就捏住他的长尾，一抖之力，又是奇大！

花子捉蛇，手法如出一辙，那就是捏住蛇尾一抖，抖散了蛇的全身骨节，无论多么厉害的毒蛇，都得任人摆布。

这幼童无师自通，用了这种花子捉蛇的手法，红蛇虽具灵异，到底还只是一条软体毒物，如何消受得起？

也因红蛇已具灵异，这才在尾部被捏住一抖的时候，乍感骨节奇痛，便赶忙放下小松鼠，借这一抖之势，长尾一弹，